清史稿/卷46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六十二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六十三

► 卷四百六十四

列傳二百五十

唐景崧劉永福

唐景崧

唐景崧，字維卿，廣西灌陽人。同治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改吏部主事。光緒八年，法越事起，自請出關招致劉永福，廷旨交岑毓英差序。景崧先至粵，謁曾國荃，韙其議，資之入越。明年，抵保勝，見永福，為陳三策，謂：「據保勝十州，傳檄而定諸省，請命中國，假以名號，事成則王，此上策也；次則提全師擊河內，中國必助之餉；若坐守保勝，事敗而投中國，策之下也。」永福從中策。戰紙橋，敵潰，為作檄文佈告內外，檄出，遠近爭響應。越嗣君為法脅，莫能自振，景崧乘間勸內附。永福意猶豫，景崧曰：「子能存亡繼絕，即所以報故主也。且阮福時已薨，無背主嫌。」永福意稍動，於是廣招戎幕謀大舉。上念景崧勞，賞四品銜。

景崧上書言：「越南半載之內，三易國王，欲靖亂源，莫如遣師直入順化，扶翼其君，以定人心。若不為藩服計，不妨直取為我有，免歸法奪，否則首鼠兩端，未有不敗者也。」十年，駐興化，會北寧告急，毓英令景崧導永福往援。初，桂軍黃桂蘭等方守北寧，劉團被困山西，坐視不救，永福憾之深。至是景崧力解之，始往；並勸桂蘭離城擇隘而守，弗聽。景崧輕騎入諒山，與徐延旭量戰守。適扶良警，請還犒劉軍，行至郎甲，湧

球陷，阻弗達。回諒，謂延旭曰：「寇深矣！亟宜收潰卒，定人心，備糗糧，集軍械，分兵守險，以保茲土。」於是令綜前敵營務，扼巴塘嶺。敵再至，再卻之，廣軍氣稍振。

會張之洞令其募勇入關，乃編立四營，號景字軍，為規越廣軍之一。朝廷賞加五品卿。景崧遂取道牧馬，行千二百里，箐壑深岨，多瘴厲，人馬顛隕不可稱計。既至，數挫敵鋒。毓英高其能，復以潘德繼滇軍屬之，兵力乃益厚，進頓三江口。踰月，法人攻劉軍吳鳳典營，景崧率談敬德馳救，大捷。敵既退，遂先薄宣光。城外地故荒服，乃督軍開山斬道，首龍州，訖館司，創設台站，滇桂道始達。已而軍其南門，敵開壁出盪，疾擊之，逼城而壘，槍彈雨坌，攻益力。是時天霪雨，運饋絕，吏士無人色。逾歲，滇軍丁槐攻城，桂軍雖飢疲，然猶據山巔轟擊。法人殊死鬥，不可敗。毓英慮其斷後援，令勿拚孤注，於是退頓牧馬。有旨罷戰，遂入關。論宣光獲勝功，賞花翎，賜號霍伽春巴圖魯，晉二品秩，除福建台灣道。十七年，遷布政使。二十年，代邵友濂為巡撫。

台灣自設巡撫，首任劉銘傳，治台七年，頗有建設，詳銘傳傳。銘傳去，友濂繼之，丈地清賦，改則啟徵，迭平番亂，建基隆砲台。及景崧蒞任，日韓啟釁，亟起籌防。永福分鎮南澳。景崧自與永福共事，積不相能，乃徙永福軍台南，而自任守台北，未幾而李文奎變作。文奎故直隸匪，從淮軍渡台，居景崧麾下為卒。有副將餘姓者，緣事再革之，文奎忿甚，即撫署前斬其頭，護勇內應，爭發槍，將入殺景崧。景崧出，叛卒見而怖之，斂刃立，並告無事。景崧慰之，翻令文奎充營官，出駐基隆。於是將領多離心，兵浸驕不可製。

割台議起，主事邱逢甲建議自主，台民爭讚之。乃建「民國」，設議院，推景崧為總統。和議成，抗疏援贖遼先例，請免割，不報，命內渡。台民憤，乃決自主，制藍旗，上印綬於景崧，鼓吹前導，紳民數千人詣撫署。景崧朝服出，望闕謝罪，旋北面受任，大哭而入。電告中外，有「遙奉正朔，永作屏藩」語，置內部、外部、軍部以下各大臣。命陳季同介法人求各國承認，無應者。無何，日軍攻基隆，分統李文忠敗潰。景崧命黃義德頓八堵，遽馳歸，詭言獅球嶺已失，八堵不能軍，且日人懸金六十萬購總統頭，故還防內亂，景崧不敢詰也。是夜，義德所部譁變。平旦，日軍果占獅球嶺，潰兵爭入城，城中大驚擾亂，客勇、土勇互仇殺，屍遍地。總統府火發，景崧微服挈子遁，附英輪至廈門，時立國方七日也。二十八年，卒。

劉永福

劉永福，字淵亭，廣西上思人，本名義。幼無賴，率三百人出關，粵人何均昌據保勝，即取而代之。所部皆黑旗，號黑旗軍。

同治末，法人陷河內，法將安鄴構越匪黃崇英謀佔全越，擁眾數万，號黃旗。越王諭永福來歸，永福遂繞馳河內，與法人抗，設伏以誘斬安鄴，覆其全軍。法人大舉入寇，永福軍頻挫。越人懼，乃行成，而授永福為三宣副提督，轄宣光、興化、山西三省，設局保勝，榷釐稅助餉。有黃佐炎者，越駙馬，以大學士督師。永福數著戰功，匿不聞，永福銜之。越難深，國王責令佐炎發兵，六調永福不至，然越王始終思用之。

光緒七年，法人藉詞前約互市紅河，脅越王逐永福　　。越王佯調解，而陰令勿徙。法大怒，逾歲，入據河內。永福憤，請戰，出駐山西，迳諒山，謁提督黃桂蘭，乞援助。會唐景崧至，面陳三策，永福曰：「微力不足當上策，中策勉為之！」朝旨賞十萬金犒軍，永福入貲為游擊。戰懷德紙橋，陣斬法將李威利，越王封一等男。既又敗之城下，法人決堤掩其軍，越人具舟拯之出，退頓丹鳳，與法人水陸相持，苦戰三日，部將黃守忠攻最力。敵大創，乃浮艦攻越都，懸萬金購永福，越乞降。永福欲退保勝，黑旗軍皆憤懣，守忠自請以全師守山西，功不居，罪自坐，永福乃不復言退。無何，聞法軍至，遂出駐水田中，而軍已罷困，及戰，大潰，退保興化。

九年，法人要議越事，岑毓英力言土寇可驅，永福斷不宜逐，上韙之，命永福相機規河內，並濟以餉。十年，毓英次嘉喻關，永福往謁，毓英極優禮之，編其軍為十二營。法人聞之，改道犯北寧。永福馳援，迳永祥金，英、法教民梗阻，擊卻之。比至，粵軍已大潰，永福奪還扶朗、猛球砲台。俄北寧失，力不支，再還興化。復以糧運艱阻，改壁文盤洲大灘，候進止。

毓英奏言：「永福為越官守越地，分所應為，若畀以職，將來邊徼海澨，皆可驅策。」於是擢提督，賞花翎。而李鴻章堅持和議，猶責其騷動。已，和局中變，上令永福軍先進。法人擾宣光，永福窖地雷待之，連日隱卒以誘敵，不敢出。复徙營偪城，三戰皆利。敵援至，毓英遣水師溯河而上，永福夾流截擊，奪其船二十馀艘，斬馘數十級，法人愕走。踰月，法艦入同章，毓英遣將分伏河東西，永福居中策應，兩岸轟擊，敗之，復以全力扼河道。十一年，法軍攻左域，守忠失同章不守，諸軍敗挫，永福退浪泊。停戰詔已下未至，猶大捷臨洮。論勝宣、臨功，賜號依博德恩巴圖魯。和議成，法人要逐如故。張之洞令永福駐思欽，不肯行。景崧危詞脅之，乃勉歸於粵，授南澳鎮總兵。

二十年，中日釁起，命守台灣，增募兵，仍號黑旗。景崧署巡撫，徙其軍駐台南。及台北陷，景崧走，台民以總統印綬上永福，永福不受，仍稱幫辦。日艦駛入安平口，擊沉之。攻新竹，相持月餘，兵疲糧絕，永福使使如廈門告急，並電緣海督撫乞助餉，無應者。而台南土寇為內間，引日軍深入，破新化，陷雲林，掇苗栗，轟嘉義，孤城危棘，永福猶死守。日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貽書永福勸其去，峻拒之。日軍乃大攻城，城陷，永福亡匿德國商輪，日軍大搜不獲。內渡後，詔仍守欽州邊境。後卒於家。

永福骨瘦柴立，而膽氣過人，重信愛士，故所部皆盡死力雲。

論

論曰：清初平定台灣，用兵數十載，始入版圖。甲午議和，遽許割讓，天下莫不同憤焉。台民奮起，擁景崧為總統，建號永清，此實國民自主之始，七日遽亡。景崧初說永福王越，乃自為之，竟不可以終日，雖有知慧，不如乘勢，豈不然哉？永福戰越，名震中外，談黑旗軍，輒為之變色。及其渡台，已多暮氣，景崧又不與和衷，卒歸同敗，此不僅一隅之失也，惜哉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